

美文|阅读|

父亲

胡慧

这是父亲离开我的第十六个年头,每每忆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我依然会感到喉头发紧,鼻子酸楚。如果真的有灵魂和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我希望父亲在那边一切都好。

父亲是我们当地乡上初级中学的校长,管理着小学、中学和几十名教师职工,在我们那十里八乡家喻户晓,相当受人尊敬。而我的母亲则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这样的结合在那个年代属于比较流行的“工农结合”。

父亲膝下共有四子女,我是最小的一个,也是得到父亲宠爱最多的一个。

1

学校离我家大概有六七里路,都是崎岖蜿蜒的土路、山路。当时农村落后,家里条件也差,上学放学都只能靠步行,但是那时候,我特别享受父亲牵着我的手一起走在那条小路上。路上,我们有许多节目,比如父亲会出道题考考我,给我讲有几种解法;看见美丽的景色,让我给作文开个头;父亲高兴的时候还会唱简单的俄文歌曲给我听;我在班上和哪个小朋友发生了不愉快,他会及时开导安抚我……

我大点的时候,父亲从别人那里淘来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而后的几年间,父亲就用自行车载着我一起上学、放学。他宽阔的后背为我遮挡着风风雨雨。靠着父亲的后背,我感受到了父亲的温暖,这份温暖在今后长长的路上也一直陪伴着我。

2

跳出“农门”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人都有的梦想与追求,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努力、拼搏、奋斗了,但分数还是

与中专的录取分数线差一点。于是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泣,想到以后有可能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更是痛不欲生。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父亲去了哪儿,他怎么没有来安慰鼓励我?他怎么忍心让他最疼爱的小女儿伤心落泪?

几天后的傍晚,父亲和母亲一起敲门进来。几天不见,父亲也疲惫沧桑些许。父亲拉开书桌边的椅子坐下,从怀里抖抖撒撒掏出厚厚一沓钱。原来,父亲打听到分数线差点的可以交代价去读中专,也就是那时所谓的“委培生”。所以这几天,他和母亲都在东奔西走,凑钱给我交学费。看着眼前有点皱巴,有的甚至还带着汗渍、泥土的纸币,再望着父亲坚毅慈爱的眼神时,我不禁破涕而笑投入他们的怀抱。

3

再后来我开始工作、结婚成家、生育小孩。这个时候,总是挺拔的父亲背也变得微驼。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因上班无法照顾孩子,我把年幼的女儿送到父母身边,让他们帮着照看。父母亲细心地帮我照顾着女儿,没有后顾之忧的我就这样开心地工作着、生活着。

毫无预兆,某一天的早晨,父亲把我女儿送到幼儿园后,在返家的路上突发脑溢血离开了,父亲就这样走了,一句话都没留下。天,突然坍塌。我赶到父亲面前长跪不起。假如眼泪能够构造通天的梯子,假如思念能够铺成上行的天路,我会不顾一切径直走入天国,再把他带回我的身边。

十多年来,父亲音容笑貌总是时刻浮现在我眼前,无数次在梦里见到他,还是那样的平和安详,想必我的父亲在天堂一切安好。

花开心中

李烨

年少时,特别喜欢读琼瑶的言情小说。那清丽的语言,跌宕起伏又出人意料的情节,还有那烟云一样朦胧的清愁,都像一株株绝色的小花,悠悠淡淡地开满心灵的原野。也许,就在那时,便有了唯美倾向。

然心性再高,从小说跌回到现实,却有着深重的自卑。因为生活中的自己,平凡得几乎与美不搭边界。身高偏矮,长相平庸,更少了美人们所傲骄的莹白如脂、吹弹即破的肌肤。更如那惊鸿一瞥、回眸一笑的倾情与传奇,即便在红尘中随处演绎,于自己也遥不可及。因此,小小的心房里,满满长着的,都是对美的渴望。

那便是光阴缝隙里,最初浅薄的自己。

时光可以教会人很多东西,比如把寂寞坐断,把悲伤过尽,把得失看淡……渐渐地也明白天姿丽色,乃上苍所赐,与生俱来,岂是人人可得?我等皆寻常如蚁,哪能作无望的奢求。也时时告诫自己,生活里或许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去倾心与追寻。你慢慢沉下心来,不为声名鹊起,只求在自己卑微的江湖人生里,遇见一个平凡却不流于世俗,渺小却卓

尔不群的自己。这么一想,便也真的可隐于群山之壑,沉于万卷诗书,怡情养性,不生妄想了。

前日,批阅学生适应性考试试卷,偶然读到班上一位学生的作文,心中那根沉寂多年的琴弦,竟被铮然拨响。她这样写道:当时光从眼前轻轻跃过,还没来得及眨眼,它就不知跳到哪一片树叶,哪一朵小花上了。我只能将它路过时,散发的芬芳留在心底细细回味。就在告别棉花糖味的童年,迎来懵懂烂漫的青春时光时,我有幸遇见了她——我的语文老师。

她一走进课堂,就紧紧吸引了我的目光——一头乌黑及腰的长发,一双锐利却饱含笑意的眼睛,一举手一投足的优雅气质,瞬间成为我心中的“女神”。

在她的周围,似乎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场”,是经时光沉淀与打磨,以及诗书熏陶而出的。只怪我当时浅薄,若到今日,我也会说那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了。

她喜欢抑扬顿挫地读诗,读海子、舒婷、戴望舒、顾城,偶尔也读她自己的。那些纯美的带有淡淡忧伤的诗

歌,多像一条条涓涓流淌的溪流啊,那么清激滋润,又那么无声无息,细致无憾地滋养着我们干涸的心田。就连课本上,某些枯燥乏味的说明性的文字,一经她别具一格的诠释,皆变得鲜活而生动,让人如沐春风,深醉其间。是的,她那么热爱文字,也把这份感情,不知不觉地传递给了我们。

当她讲到理想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定要成为像她一样的老师,温柔、美丽,任心田开满芬芳的花朵,引领孩子们热爱书里的文字,体味美好的情感……

读到这,竟忽然多了一份欣慰,欣慰于她对美的理解,已远胜于年少时的自己。

我要感谢这位学生,因为她眼里的老师也可以如此完美,美到不带杂色,令她执意追随。当然,那美也绝非是“修长”“高挑”“芙蓉如面”“媚态横生”等溢美之词所能企及的。

其实,教过的学生一届又一届,届届都有感怀的事。

今日,这礼物却别致,让我终在这如尘的时光里,看见了学生眼里自己真实的模样。也看见她心灵深处,亦有着繁艳纯美的花朵,在午后的阳光里,暖暖地盛放。掩卷

之余,也忍不住轻笑自己年少时那深藏的自卑,竟是那么不值一提。

好奇地翻看作者姓名,才知她并非学霸类的优生,甚至平旦里,寻常普通得让人总在瞬间忘记她的姓氏。

忍不住继续读下去:

如今,三年光阴匆匆而过,我与她即将分别,我是多么地留恋这个带给我理想的老师啊……我要记住她,记住这段与她共处的时光,它亦将成为我光阴相册里,永久的“青春伴舞”。

我要起航了,在人生的海里,不知还会不会再遇见她。但我相信,她已成为我人生的导航,带上由她启迪给我的理想,我将以勤为舟,以梦为马,踏长风破青云,不负韶华……

读着读着,我眼中竟有了蒙蒙雾气。

我想说,孩子,不说别离,也许,在前边的某个拐角处,我们又将再见呢。

也可能,经年之后,没等暮色在我脸上来回拂动,我会如愿地迎来了那位我所期待的满脸朝气、怀揣理想,曾让我瞬间想不起名字的姑娘。她平凡渺小,却手持粉笔,从从容容地站上三尺讲台,携明月清风,任花开心中。

小小说|看台|

有尊严的帮扶

杨安中

王二开了一家蔬菜店,特意来找我:“杨哥,你是不是有个亲戚还是朋友在西门最大的那家饭馆专门负责采购蔬菜?”我说:“是的,是我一个表弟,老板很信任他,饭店里的所有菜品都由他采购。”

“那太好了。”王二说,“你叫他来我这里采购吧,我这里没隔夜菜,每天都是新鲜菜。”“这么说,生意还算不错嘛!”“哪里呀!现在竞争激烈,生意不好做啊!”王二指着对面说,“你看,那里又新开了一家。杨哥,你一定要叫你表弟到我这里买菜,拜托了。”

我满口答应:“行,我一定叫他来照顾一下你的生意。”

一周后,王二又来找我:“杨哥,你表弟没来我这里买菜,你忘了跟他说吗?”

“跟他说说的。但他说他有固定的采购对象。”

王二问:“他的采购对象是

他的亲友吗?”

我说:“不是。”

“那你就叫他更换采购对象嘛!”王二说,“找谁买菜不是一样呢?我保证我的菜新鲜、健康,还保证给他最大的优惠。”

“不是这个问题。”我解释说,“他们是大饭店,不在乎这价格上的分分角角。相反,他们饭店的买菜价格比市场价略高,是老板授意的。”

“那不是更好吗?你让他来我这里买菜,我给他私人回扣。”王二拱着手说,“杨哥,你一定要帮我争取一下,这样的买主难得呀!”

我笑着:“我帮你争取过了,但他一口咬定,他只找那些人采购蔬菜。”

王二很不解:“那些人究竟是谁?一定有大背景吧!”

我摇摇头:“都是一些五保户、扶贫对象。我表弟说了,找他们买菜,是给他们一种有尊严的帮扶。”



戏春水 周文静 摄

重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与家国情怀 ——读苗勇长篇纪实作品《晏阳初》有感

张万林

某日晚,接到外地一位政界朋友电话,希望通过我向苗勇先生求得签名本的《晏阳初》,听说此书成为榜单热书,最近在网上卖得很火。这一下引起我的注意,我知道苗勇先生在朋友圈推过消息,以为还没面世,我也在等待拜读,不想外面早已讨论得热火朝天。

苗勇先生是一位多产作家,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有这样的巨制,让我感佩不已。《晏阳初》是一部长达45万字的长篇人物传记,是苗勇先生十余年埋首躬耕的硕果。全书九个篇章,从少年求学起笔,到心系故园收尾,从容展现了晏阳初一生的履迹和重要的历史节点。

读到苗勇先生的这些文字,你不得不叹服晏老走出巴山蜀水的勇毅,请孙伏园这些大家搞平民教育运动的热忱,婉拒张学良先生赠车的知识分子的良心,骑着毛驴下乡的坚定,誓扫天下文盲的胸怀。这也让我想起我在定县(现为定州)探访的一些感人情景。

为进一步了解晏老,2018年10月,我沿着晏老当年开展平民教育的足迹,实地去重庆北碚和河北定县考察学习。在这些地方,我听到了真实的晏阳初,感受到了一个伟大灵魂的存在。

定县翟家村,是晏老生活13年的村庄。一谈到晏老,大家都是滔滔不绝。听说他家乡的人来此地考察,定州晏阳初研究会会

长李志会先生有些激动,说话哽咽,说是看到了家乡的亲人,“这不是考察,是走亲戚”。听他这么一说,我都感动得有点不能自持。晏老何以赢得这么高的声望?我在定县找到了答案。在定州晏阳初中学的陈列室里,晏老编制的学习时间表、识字歌、平教会会歌和平民千字课一一映入眼帘,这些是我从前所没有看到过的,在这里我真实地感触到晏老所做的平民教育工作是那么具体细致,生动形象。听听他们的《锄草歌》:“手拿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野草好长苗呀/唉呀嗨呀嗨……”再听听《平民教育》:“平民教育/国家之根/除尽了文盲/做成了新民/全体四万万国民/一律平等放光明/发扬我中华/民族之精神”。

晏老一生志向于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推行平民教育就是他终身的事。教人做人,做一个“整个人”,也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是晏老的教育目的。晏老深怀民本思想,推崇先贤“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他发问道:“‘本’既不固,‘邦’又何能宁呢?”所以,他推行的平民教育,就是要“固本宁邦”。在那个年代,国弱民贫,许多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做着各种努力和尝试,晏老就是其中之一。他多次谈到,平民教育不是精英教育,是大众教育,不以培训社会精英为目的,而是普及民众之教育,让

最广大的民众有平等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和生存的技能,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而那时,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在这之中又有许多人是文盲和半文盲。晏老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因此,他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进行农村改造。

晏老在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都是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着眼于小处,如为减少饮用水传染疾病,指导农民修建并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其实,放到今天,晏老推行的平民教育以及他立志消除的“愚贫弱私”,与我们今天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着高度的契合。远在20世纪初,晏老就有这种鸿鹄志向和远见卓识,还有付出一生的行动和坚守,是很打动人心。他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着一个文化学者的学术良知和道德典范。

晏老一生致力于扫出天下文盲,行走于世界各地,“在世界的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赛珍珠语)。步履匆忙,晏老很少有时间回到家乡,但他嘱咐家人,有生之年没有回到家乡、百年之后,要把自己的骨灰带回去。家乡人民

知道他心系天下苍生,从没怨恨过他,一直怀念着他。今天,当家乡人民筹拍的院线电影《平教之路》即将面世时,苗勇先生适时推出了这部文献性的纪实作品《晏阳初》。多少年来,研究晏老的著述不在少数,但是以这样一部纪体文字出现,用非虚构形式,全面生动展示晏老一生的著作还是首部。苗勇先生不遗余力,数十年如一日,来打造这部著述,是一位作家对一位伟大的世界平民教育家的景仰和致敬。他用情节铺垫,拿细节说话,把一位儒雅、执着、慈爱、博学的平民教育家推送至我们面前;把一场浩大的乡村改造运动,史诗般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把历史与现实用文字的经纬进行了时空切换,让我们在彼此的相遇中得到照应。在苗勇先生的笔下,晏老可感可触,有血有肉,在我们面前一下真实起来,立体起来。

当我们重识晏阳初时,我们该如何去更好地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民本思想,把我们的乡村振兴做实做好呢?我建议大家在读完这部著述之后,再去晏阳初当年开展实验的地方看看,聆听一下他远去的足音。再认真读读他那不拗口、也不高深的学术文章,去感受一位世界平民教育家朴素的思想、坚决的行动、勇敢的担当和不舍的情怀。当然,我们在致敬晏阳初时,也要记住有苗勇先生这样的奉献者,为我们打开了通向伟大灵魂的路径。

诗|笺|

暴雨即将来临

(外一首)

梁永利

五月初五的下午,互赠香粽的女人
轻声说着包粽的手艺
我手里的竹篾叶
是上好的包粽材料
我记得,去年的鲤鱼曾到河边
寻找垂钓的朋友
——他熟悉龙舟
熟悉鲤鱼跳跃前的情形
熟悉用糯米制成的诱饵

想到一个人的名字
再说一遍
你问,谁在私语
湖风穿过耳边,蝴蝶
绕几圈后,月光带走黄花的粉
角落的涟漪为雨点保留秘密
垂柳在等待新枝的旅人
我走在风的侧边了
每天寄望于一支拐杖
敲石阶和水泥板
十字路连着公园,听说14路公交车站
停开半年或延期
前面比蝴蝶更寂静
摆摊的收走吆喝,你不相信
我眼里有灰尘。我再说一遍
风在这里不知撞死
多少小车的喇叭

河面宽泛,芦苇的长势
比南风迅猛
近处的白鹭分成圈子,不掠翅
蛙鸣还在焦虑地等待中
垂钓的人独自吃起盒饭
这时,几块乌云浮来浮去
我留恋粽香,沿河播一些汗水
我不知道这条河多远
天空变暗,我害怕